

电视剧《六姊妹》在央视一套完美收官,很快又在各地方台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播。本剧依靠扎实的剧情和丰满的人物形象,讲述了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以俗世烟火的温情,深深打动了观者的心。

《六姊妹》的故事发生地在安徽淮南。男主何常胜(刘钧 饰)和女主刘美心(邬君梅 饰)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从老家江都来到淮南。他们在各自的工厂里认真工作,还陆续生了六个女儿,即“六姊妹”。尽管夫妻两人都很想有个儿子,但他们对生养出来的每一个女儿都是用心爱着的。中途也曾想送走一个,但到底还是没舍得。爸爸何常胜,从第二胎就开始期盼着能生个儿子,但每次都愿望落空。特别是在面对拥有三个儿子的大老汤(林永健 饰)讽刺挖苦的时候,他难免会闹点小情绪,但情绪过后照样好好工作,照样非常疼爱女儿。剧中并没有对人物进行刻意美化,但也不是简单粗暴地起面孔进行批判,它就是那么自然真实而又细腻地呈现出具有时代感的生活,它琐碎也并不完美,既有如水的平静,亦有生活的褶皱和压痕,但哭哭笑笑、酸甜苦辣中,主人公的三观却是无比正确和充满正能量的。他们无论遭遇了什么,都永远葆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剧集的原著和编剧都是作家伊北,原名陈亮,他就是安徽淮南田家庵(剧中六姊妹的出生地)人,据说他就是剧中二姐何家文(高露 饰)的儿子陈光明的原型。看来文学必须源于生活,也唯有源于生活的故事才能真正打动人心。有网友评论说《六姊妹》剧情太过平淡,像一本“流水账”。但生活就是花谢花开、年复一年,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里,《六姊妹》的故事,从1950年代一直讲到2010年代,看似鸡毛蒜皮,却也在寻常生活的烟火中展现了宏阔的大时代。

除却真实接地气的剧情,《六姊妹》人物的选角也相当成功,每个演员都用精湛的演技塑造了精准而丰满的人物形象。奶奶何文氏是家中的主心骨,她明是非、晓大义,有她在的时候,这个家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风雨雨,都会平稳度过,她的扮演者老戏骨奚美娟,饰演此类角色可谓驾轻就熟;邬君梅饰演的母亲自然而然、毫不吃力;还有大姐何家丽,她坚强懂事,在父亲遭遇车祸去世后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她既扶持着奶奶和母亲,又教导着五个妹妹,毫无怨言地为这个家奉献着青春,其饰演者梅婷的表现完全可以比肩邬君梅和奚美娟;其他角色如老二何家文(高露 饰),老三何家艺(颖儿 饰),老四何家欢(吴倩 饰),老六何家喜(李嘉琦 饰),既演绎出了女性的柔美慈爱、宽厚温柔,也将生活里的争争吵吵、摩擦龃龉做了最真实的呈现。包括配角张秋芳(董洁 饰)、汤为民(李晨 饰),也都是演技派。可以说,《六姊妹》的演员没有任何夸张表演,就是那么自然而然扎扎实实地演出每一句台词,成就了一部精彩的年代大戏。

除却真实的剧情和扎实的表演,《六姊妹》更呈现出了无比动人的“她”力量。但此处的“她”力量,不仅仅是剧中女性角色所呈现出的魅力,更有男性角色呈现的正能量,这才是真正的“她”力量。奶奶何文氏尽管一字不识,却特别识大体,凡事有底线。她无私地爱着自己的儿女孙辈,丝毫不重男轻女,在这一点上,她比儿子儿媳做得都要好。难怪剧中刘美心对丈夫何常胜说:“当初嫁给你,我是看中了你的妈,我的婆婆。”当儿子何常胜意外去世,奶奶尽管难掩心中悲痛,却依然坚强地带领着儿媳妇和孙女们走过一年又一年。一个家庭中有这样的一个老人在,就是安稳和踏实的,正如剧中所说:“奶奶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还有六姊妹中的大姐何家丽,从小就想做个男孩保护家人的她,多是短发出镜,“形神兼备”地让自己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尤其是在父亲去世以后,她和丈夫张建国(陆毅 饰)照顾着奶奶和母亲,也为五个妹妹的学业、工作、婚姻,操着一波又一波的心。大姐夫张建国、二姐夫陈卫国(姬他 饰)、三姐夫欧阳宝(刘亭作 饰)、四姐夫方涛(李健 饰)这些男性角色,在剧中都是非常正能量的存在,他们爱妻子爱孩子,无论对自己的小家还是对妻子的娘家,都是照顾有加,没有丁点大男子主义。是他们的加入让这个家庭有了更多的支撑,有了更大的力量,也让观者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尽管他们是男性角色,却是另一个角度的“她”力量:是因为先有了一个“她”,才会带来新的力量。

作者简介:李风玲,媒体特约撰稿人。



电视剧《六姊妹》海报。

## 《六姊妹》:俗世烟火最动人

◆ 李风玲

## 《江河有声》:严峻现实的温暖观照

◆ 乔洁琼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岛」  
扫码关注

20世纪60年代,随着全球工业化的加剧,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兴起。生态文学多数聚焦于工业化对自然的影响、环境伦理问题,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伴随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理论发展出深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等分支。深生态学主张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视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生态女性主义则通过分析性别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内在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加速,生态问题同样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诸多对自然破坏和生态危机的反思。近年来,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日益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当代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方向指导。生态小说不仅应揭示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代价,更应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肯定环境的保护和人的尊严。尤其是后工业化时代,面对工业化时代产生的环境遗留问题,我们该以何种态度面对。

青岛作家瑛子的长篇小说《江河有声》试图思考和回应此类问题,围绕一个案件和三个家庭展开叙事,情节并不复杂,情感却跌宕起伏。作品用温情和诗意的态度观照严峻的现实,凸显了女性作家面对生态问题的独特思考。作品讲述的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刻画了环境问题对普通人造成的影响,案件将原本不相干的人交织在一起,产生了矛盾纠葛。通过情感冲突与环保背景的交织,让读者感受到时代洪流中人的坚韧与温暖。通过情感叙事和价值建构,用温暖现实主义笔触呈现了社会变革中的人性光辉。

《江河有声》围绕一个环保官司展开叙述,小学教师成玉皎起诉华美公司环境污染导致女儿铅中毒死亡,一审由于证据不足败诉。案件诉讼对转型中的华美公司造成不利的舆论影响,董事长沈灵均认为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成玉皎女儿的死与华美公司有关,公司坚决不承担人道赔偿。二人开始了新一轮较量。环保局新任局长郑纯临危受命,介入案件调查。三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构成了小说的主要人物关系,有趣的是,作者让三位女性承担起这三个社会角色,其职业纠葛与她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等角色相互交织、缠绕、牵绊,使得故事呈现出独特的女性视角。

在小说中,很多叙事动机来自瞬间的或者长期积淀的感情,这些情感或因悲悯或因恩情或因欣赏而显得尤为动人,所有人物做事的动机几乎都与情感有关。如吴成与沈俊驰的兄弟情,沈俊驰与沈灵均的姐弟情,三位女主角与她们的丈夫的夫妻情。所有人都忠于亲情、珍视情感。由于所有人都是好人,悲剧的发生就尤其令人扼腕叹息,也就愈加显示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关怀的对象包括了所有的二元论中弱势的一方,自然、女性、东方、被剥削阶级、发展中国家等等。成玉皎在小说中就是受压迫的一方,她的丈夫也是受害者。这一方面同时还包括了沉默的大多数群众如166户村民。其中重症患者27户,有些被华美公司以关怀的名义“收买”,有5户对华美排污产生怀疑,但他们不愿意打官司,“是胳膊扭大腿,无用功,坚决不干”。这些人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脱节,不相信法治社会能为他们伸张正义,本能地选择默默承受或者逃避。作者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居高临下地俯视弱者,对他们予以道德劝诫,而是给予完全的共情,对他们的软弱给予了理解和包容,不厌其烦地解释着他们的生存困境,不遗余力地挖掘着他们的勇敢和人性光辉。如成玉皎的丈夫和原华美公司员工吴成,面对人生的重大变故害怕、退缩,但依然重情重义,对朋友、爱人不离不弃。这正是人性中最动人之处。作者饱含情感,给予成玉皎无限的温情。通过金牌律师陈锦的眼睛,我们看到成玉皎在冰天雪地拿着水和包子瑟瑟发抖地坐在台阶上,这身影让律师想到自己的母亲。母亲这一形象,瞬间抽象化为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打开情感的闸门。这一形象不仅感染着律师,也感染着普通人。

《江河有声》没有像其他生态文学作品一样对被污染的河流、空气进行直接描写,强调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回避相关各方的责任。而是通过回溯视角,对已经实现环保转型的企业进行历史追责,超越了以往生态小说的历史视野,赋予环境问题反思视角。通常的理解是,没有工业化初期环境的污染,就无法积累当下的财富,不能抓住过往不放。然而,成玉皎坚决拒绝和解,哪怕家破人亡、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环保局局长郑纯顶着巨大压力,开启对华美公司污染环境案的调查。在郑纯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面对各种诱惑,她的选择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正义。这一价值坚守赋予《江河有声》坚实的现实主义内核,提升了小说的高度。作品强调的是责任和治理、转型与希望。郑纯所做的,不仅是给成玉皎等受害群众一个说法,也是当下管理部门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生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的宗旨,这正是当下主流文学坚持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的原因。

作者简介:乔洁琼,青岛市签约文艺评论家。